

诗韵

重阳节六咏

陈加元

踏秋

重阳时节踏重楼，
胜似春光晚秋。
壮美湖山奔眼底，
晓星残月亦风流。

登高

莫道年华流似水，
情怀不改我初衷。
又逢重九登高去，
极目斜阳别样红。

赏菊

春柳夏荷叶初黄，
盛开金菊醉秋光。
今年寿客娇如故，
十里人山百里香。

醉酒

青丝渐少亦无忧，
陈酿新醪入献酬。
欲效陶翁篱下醉，
又思西子泛兰舟。

听雨

不待残阳已落华，
微茫烟雨细如纱。
秋风不解人心意，
自古茱萸可避邪。

品糕

霜天秋水度良宵，
寄意寒星有果糕。
世上应无如意药，
心平便是最逍遥。

忆金逢孙先生

赵跃

今年7月25日,是浙江现代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杰出的美术教育家、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者、原浙江省版画家协会顾问和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金逢孙先生诞辰100周年。

逢孙先生1914年出生于丽水莲都瓯江之畔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受到家庭中诗书画等艺术熏陶。17岁时,金逢孙考入上海美专,主攻西画。1931年1月,一次外出写生时,他在上海法租界的河边看到闸北流浪汉搭棚而居,靠拾柴取暖,平民窟与墓地毗邻,路边的累累白骨骷髅散乱于杂草中,先生的心灵受到很大触动。他想,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环境里,自己难道画几幅裸体女人油画就能救世济民吗?夜幕降临,他辗转反复,思绪万千,以至夜深了也久久难以入睡。2月7日,上海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遭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事件,面对当时国内的血雨腥风,中国现代文学伟大旗手鲁迅悲愤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一样的命运,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鲁迅的革命主张使金逢孙深受启发,从此,他开始了积极投身于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领导的新兴木刻运动。

新兴木刻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场重要文化运动,是由鲁迅先生倡导发起的。1931年9月,上海美专的热血青年张璜、金逢孙、周金海、黄新波等人组织发起了MK木刻研究会,金逢孙被选为理事。MK是汉字“木刻”拼音第一个字母大写,是美专学生自

发组织的学术团体,后受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当时,金逢孙在《上海画报》、《良友》、《现代》等刊物发表许多作品,都是经“左联”或鲁迅先生推荐的。

1933年7月至10月,MK木刻研究会会在上海美专先后举办了四次作品展。一次在10月16日下午办展时,金逢孙和MK的其他成员获很仔细,并一一作了中肯的点评。鲁迅还把自己收藏的木刻作品拿出来向金逢孙等MK成员讲解这些作品的优缺点,指出只有深入现实社会才能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这些不仅给金逢孙打开了眼界,也带来了心灵上的震撼,后来,他精心创作了一批反映当时上海底层人民生活的作品,如《读报》、《小贩》、《轰炸》等。鲁迅对金逢孙的《读报》尤为欣赏并加以收藏,还推荐该作品连同《小贩》一起参加由法国革命文艺家协会在巴黎举办的“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鲁迅日记》也曾提及这幅作品。

MK研究会尽管是一个学生组织,但金逢孙等会员大多是思想进步的同学。受“9·18”事变和当时革命形势的影响,金逢孙于1932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又担任上海法南区团委委员,负责组织工作,经常贴标语、撒传单,参加反战示威,组织游行集会等。1934年初,MK成员开始筹划出版一本版

画集,稿件统一由金逢孙负责并送给鲁迅先生作序,鲁迅欣然接受。然画集制版放在同学周金海宿舍准备付印前夕,因有人告发,周金海等3人被巡捕房抓走,画集制版遭法租界工部局查封。之后,组织上告知金逢孙已上了被捕黑名单,通知其撤离,金逢孙只得历经曲折回到故乡丽水。为谋生计,金逢孙先后辗转于处州、台州、金华等中学任教。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金逢孙在丽水率先创办了抗日宣传刊物《解放漫画》。1938年9月与中共地下党曾涛、野夫及美术界人士叶元珪、潘仁等人商议改组“浙江省战时美术工作者协会”首届理事会,并在金华选举产生战时美协二届理事会,金逢孙当选常务理事。1939年4月,浙江战时木刻研究社成立,金逢孙当选副社长,并在丽水创办战时木刻研究社第一期木刻函授班,招收来自浙、闽、赣、粤、桂、湘、黔、滇等各省100多名学生,其为主要主持人和指导老师。除了教学,金逢孙与野夫、万湜思、张乐平、赖少其、林夫、俞乃大等革命进步美术家并肩战斗,组织地下版画研究会,创办《铁骑》、《号角》、《旗帜》和《战鼓》等10余种抗日宣传画刊。这一时期,金逢孙的主要作品有《支前运输忙》、《破路回来》、《筑工事》、《送饭》等。繁重的行政事务虽然占去了大量时间,但他仍以饱满的革命斗志创作了不少木刻作品。

抗战胜利后,金逢孙重回处州中学任美术教师,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1951年,中共丽水地委组建了地区文联,金逢孙当选为副主席并主持全面工作。当时,土地改革

运动的热潮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掀起,金逢孙深深意识到艺术只有与人民大众血肉相连才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于是他组织全区各条战线的文艺骨干深入农村,深入生产一线,自己也精神抖擞地背起画夹来到丽水郊区夏河村,创作了大量反映农村劳动人民现实生活的速写、素描等作品。

1953年春,金逢孙调往北京中国美协工作,并任中国选送苏联工艺美术展览会办公室主任。当时的美协机关设在中央美院内,齐白石为主任,两人一起共事多有交往。1954年夏,金逢孙与邓白、张文俊教授就全国传统工艺美术作品在各地资源及分布做了大量的普查、挖掘、抢救性登记和恢复民间工艺品的

工作。1975年,他退休回到丽水定居。赋闲后的金逢孙并未放弃对艺术事业的追求,而是搁下刻刀投入到国画的创作。期间,他身体力行遍游国内名山大川、江河湖海,积累了大量创作素材。大自然的陶冶赋予他晚年更多的创作激情和艺术灵感,他的作品用笔劲健,且颇有新意,形成了自己所独创的绘画风格,尤其是《雪景》、《飞瀑》等作品更是反映了其鲜明的艺术构思特点。1991年,中国美协、中国版协授予他中国新兴版画贡献奖。

可贵的是,逢孙先生还于2001年先后三次将自己的毕生心血——近二万件版画、国画、速写作品及其50年代收集的剪纸、皮影等工艺美术作品和各类史料书籍,包括以往收藏的名家书画等捐献给国家,给后人留下了一笔极其丰厚的艺术财富。

我自幼喜好绘画,对美术研究

也情有独钟。1996年春,我经友人介绍,专事拜访逢孙先生。初见时,他已是84岁高龄,尽管我与他在年龄上相差近50岁,然相谈甚欢,彼此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日久遂成莫逆之交。空余,我也拜他为师,他则称我为“学弟”,为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平常我带上习作上门他都一一认真指点。在与其近10年的交往期间,我协助他整理了《忆木刻研究会》、《齐白石先生的故事》和作品集《金逢孙国画集》、《金逢孙木刻集》等初稿的编校工作。平时,他还不辞辛劳教我山水画技法和景物设色法等,这一幕幕成为他送给我人生一笔取之不尽的弥足珍贵的财富。

2005年2月15日,先生突发中风在丽水去世。先生逝世后,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发来唁电和唁函,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对他一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予以高度评价。时任中国版协主席的王琦先生来电称:“金逢孙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是中国版画运动的先驱,他的去世是中国版画界的一大损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原社长、中国版协副主席杨可扬先生评价道:“惊悉老朋友、老同志、老同行、老战友金逢孙先生不幸逝世,不胜悲痛。逢孙同志是中国新兴版画运动MK成员和领导者之一,对中国版画事业的成长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功不可没。他的逝世是中国版画事业的一大损失。”

逢孙先生已离开我十年了,回忆与他曾经相处的日子和结下的深厚情谊,想起他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导,我至今仍久久难以忘怀。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特撰此文,是对先生的深情怀念!



早春二月(水彩)嘉兴教育学院 张曦 作

← 与水彩画家张曦的另一幅作品《春风又绿江南岸》(见本版2014年5月9日)大块面绿色氤氲流动、穿插映衬的挥写相比,这幅作品的笔触更趋于简洁和明净,时令和物候不同,快情和应景也随之而变,微露暖意的土黄色涂抹在刚从冬季苏醒过来的树梢和枝丫上,生机勃勃,恰到好处地映衬在水面,与占据画幅一半左侧临河民居浅褐色的屋脊、屋顶和走廊分出细微的色差,搭配成作品的主色调,十分自然提携起右侧的小路、石栏和矮屋,丰富了大小、层次以及布局 and 构图的变化,有机地融于整个画面之中,尤其是旁斜而出的小路上,积雪未消的白色在阳光下闪烁出一抹蜿蜒的亮色,以较小的空间传达出舒缓的闲情,静中传声,动中透气,将早春二月描绘得细腻有致、蕴藉含蓄。(应霁民)

→ 陈树冈先生的作品以水墨为主,用笔随意流畅,郁然厚滋;用墨干湿互晕,温润润泽;构图层次分明,疏密有致,浓淡相宜,疏林坡岸,浅水逸岑,渲染细腻,飘渺清幽,这幅仿元四家倪云林的山水便是其中写照。陈树冈先生1941年出生于温州,少年时尝师从瑞安朱夷白学习国画,弱冠兼习书法与篆刻。上世纪60年代曾从学于方介堪、戴学正(云叟)诸前辈。国画自芥子园入手,熟习明清大家,上追宋元,下探近代诸贤,对黄宾虹尤为心仪。一有闲暇,便外出游历,曾三上雁荡山,四入楠溪江,遍游黄山巨庐诸名山大川,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有《陈树冈书画作品集》出版,作品被名人纪念馆、博物馆广泛收藏。(胡念望)



山水·仿元人笔意(纸本水墨) 陈树冈

西湖游船诗会即景

傅通先

2014年9月25日,一群各有建树的老作家踏着当年杨孟英的履痕,从杨公堤登上游船,来参加别开生面的游船诗会。

台风“凤凰”挟裹的雨水洗净万里长空,沿途盛开的笑容、菊花、桂花向他们抛金掷银,笑靥相迎。枫举红霞,秋水浪白,天高气爽,万物含情。老作家们尽管两鬓斑白、年逾花甲,却是雄心犹在,风华尚存。

诗会的发起者汪浙成、楼奕林选取11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姓名,按每位得主的获奖时间写成11张字条,由老作家们抽签按年序朗诵诗作。我特意从家中带了一瓶茅台酒,给我们则助兴。李白斗酒诗百篇,我们则一首茅台一首诗。

“我中了头奖!”抽到写有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诗人普吕多姆纸条的汪逸芳说:“本人当了一辈子编辑,诺贝尔奖也——”拖音未落,江民繁风趣地接着:“得过几次!”引起一阵欢笑。汪逸芳谦称“无聊的人”,却是能文能画的才

女。她抿一口茅台,以时髦题材品评“微读时代”的现象和得失:“恨你,又离不开你,无可奈何的微信!”句句入木三分,赢得一阵热烈的掌声。

抽到1923年度诺贝尔奖得主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薛家柱,是一位兼营小说、影视、散文、诗歌的“四栖”作家。在叶文玲任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期间,他与汪浙成和我三位志趣相投的文友一同担任副主席,一同参与笔会、外地采风、举荐文学新人,被称为省作协的“三驾马车”。他创作的电视连续剧《济公》至今为全国观众津津乐道。只可惜,相濡以沫数十年的爱妻两月前离世,举行这次游船诗会的宗旨,除了以诗会友,就是想让一生低调做人的薛家柱出来散心释怀。而他也不负所望,含笑朗诵了一首刚吟成的《明月颂》。

身穿白底花格衬衫的黄亚洲已出版30多部著作,他捧着新近出版的第七本诗集《狂风》正要朗诵《断桥残雪》,却被人提醒:“喝酒!”他小抿一口茅台,皱起了眉头。汪浙成

打趣:“很痛苦地喝下这么美好的酒!”亚洲在笑声中诵读:“白雪始终不明白自己,是在粉饰裂痕,还是在展示连接?……”黄亚洲是位文思如泉、创作勤奋的作家。即使在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期间,百忙里也笔耕不辍。我和他曾在贝加尔湖畔的一家宾馆里同居一室,见他饭前饭后、睡前醒后都在捉笔创作,连在中巴行途中的10分钟也不停歇,让同行的作家们莫不倾心佩服。他出版的长篇小说《日出东方》、《建党伟业》、《雷锋》令文坛瞩目。他编撰的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时期的邓小平》正在全国热播。他就像一台绷紧发条的机器,一年365日在运转。这不,他此刻正在船上诵读,而迎接他去绍兴文理学院讲学的小车已等候在杨公堤上。

兼具北国士人豪放与江南文人细腻的王浙成,用浑厚洪亮的嗓音歌咏了一番浓郁友情:“旧日的朋友啊,我忽然想起你们,就像想起一首震撼心灵的歌!……”年逾古稀的人

了,却能脱稿背诵长诗,引起声声赞叹!汪浙成一生用情真挚深沉。他和温小钰作为北大高才生和伉俪名家,从内蒙古引进回故乡,一个担任《江南》主编,一个荣任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在一次有于冠西、叶文玲、汪浙成等20多位作家参与的金华双龙洞笔会上,汪浙成一直因温小钰沉疴缠身而长吁短叹、忧心忡忡。而当他方岩寺为爱妻抽到一枚上上签后,那种雨过天晴、笑容可掬的真情流露,令许多人为之动容。他策划的《江南》30万元散文大奖赛,我有幸被邀与柯灵、徐迟、赵丽宏一起担任评委,评出一等奖得主莫言、叶文玲,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一袭墨绿色长裙的诗人楼奕林,抑扬顿挫间捕捉渲染了正在热烈开放的桂花芬芳:“如此细小的桂花,竟然有原子弹的能量。它的香气,会像暗流一样涌来,潜入你的每一个毛孔……”

我的江西老表江民繁在病中花一年时间写出了一本30万字的《吴藻词传》。长期生活在西子湖畔的

吴藻,乃清代女词家中第一人。可长期以来,人们对她不甚了了。江民繁动情地写道:“这么一个集美人心、名士气和英雄气于一身的奇女子,这么一个近代妇女解放的先驱式人物,这么一个词曲史上自名一家的旷世奇才,时至今日继续往来的时代,怎么能忍心让她埋没、冷落、沉寂下去呢!”

江民繁的妻子、散文家王瑞芳,别出心裁地将自己的诗作配上乐曲,坐在船头甜美地唱了起来。

从“梅花草堂”驱车赴会的余杭作家谢国刚,面对孤山的梅韵鹤魂,也把新诗吟得尽意传神。

诗人钟高渊多年有恙,可他以新式“武器”手机、电脑提空写作,三年间竟然写出3000多首。他的伴侣赵明是位儿童文学作家,编撰的第四套儿童文化丛书刚刚问世。她抽到的是排序最后的诺奖得主莫言,因而大声宣告:“让我抽到莫言,我就不言了吧!”尽管如此,她还是朗诵了一首短诗。

我抽到的是写有1982年诺奖得

主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名字的纸条,序列倒数第二,自然不能例外地拉开了嗓门。我不擅诗,却也算差强人意。诗的后半部是:

老作家——亮嗓门,展才情,
朴实隽永中有白居易的情景交融,

神来之笔里有苏东坡的昂扬豪

雄。

那行云流水者当然具备杨万里的韵味,

那穿云裂石者分明伴有杨维桢的笛音。

游船滑过琉璃,
木橹荡起波纹。

船外鸟识欢心,
船内笑语盈盈。

这真是,
一船诗歌掠湖面,

一船掌声上青云。

一船茶香弥香雾,
一船白发抒豪情。

三面群山可作证,
万斛湖水已录音。

纵然是,
西湖曾经催生诗百万,

总不及,
今日字挟风霜味无穷。

[2014年9月]